

再度碰到神

楊錫鏗

許多人曾問我說：「你是怎樣成爲基督徒的？」我却不能回答，我祇能告訴他們，爲何至今，我仍要作基督徒。

我生長於中國傳統敬拜祖先的家庭，小學六年級的時候，我的哥哥帶我到一福音聚會中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入教堂，也是我第一遭參加任何的宗教活動。記得那天晚上是四位大學生在講述他們的見證，我却在那裏坐着，東張西望，莫名其妙。散會後，我的哥哥來問我，願不願意信耶穌？我說願意。從此以後，我便糊裏糊塗地給人戴上一頂帽子——「基督徒」。

於是，我開始按時參加聚會，天天讀聖經，漸漸地對福音有了認識，繼而接受了它。但我如何接受，我却記得不大清楚了。

此後，我在教會裏很活躍，也許除了唱詩班以外，其他能力所及的工作，差不多都不辭勞苦，青年團契職員、教主日學，在學校裏也很熱心傳福音，領查經班等等。此外，我也看不少屬靈書籍，聽不少道，對聖經也算頗為熟悉。別人認為基督徒所應作的事，我都作了，許多人也認為我是個「好」基督徒。

在香港中學畢業後，便往加拿大唸大學。初到北美，朋友很少，更察覺到以往一向從其他基督徒得到的鼓勵及支持，差不多已不復存在。我開始冷靜地回想以往我的基督徒經歷。我曾碰見過神嗎？我是否真的認識我的神？

我開始發覺我以往所說關於神的事，絕大部份是些二手資料，都是別人的經歷。在我的生活裏，我祇能想起兩、三次，可以肯定地說是神的作為。原來以前祇會熱心，却沒有深入地認識我的神！

我立下決心，我要對自己忠實，我要親身去認識我的神。當時我是唸文科，大學裏唸文科的中國基督徒，又是談得來的，真是少之又少。在我唸的科目裏，教授們都是很反對基督教的。例如在哲學課裏，教授們公然攻擊聖經，以邏輯學的種種方式來否定神，又以「惡」的問題來證明神學上的衝突。

社會學更試圖解釋宗教的來源，它說宗教不外是人類對未知的恐懼，人類發現自己的極限等

等原因而產生的。相對的道德觀念，更強調了事無善惡之分，物無是非之別的理论。

心理學教授認爲人祇不過是一部機器，他的一切情緒、思維感受，不外是一些化學作用而已。甚麼靈魂、天堂、地獄，全都是虛構出來的。他更公開向全級學生挑戰，爲要證明他的唯物主義。

經濟學涉及物資的分配與利用。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若沒有人貧乏一點，便沒有人可以富足一點。在這論調之下，是一個冷酷、爭奪的社會，人要靠着自己的拳頭去奮鬥，適者生存，不適者被淘汰。它假設了神的不存在。

我開始懷疑我的信仰，我提醒自己，我要對自己忠實。我要客觀地去觀察事物，我對自己說：假如基督教無非是一套宗教理論，爲的是導人至善，予以人精神寄託，而實際上神是不存在的話，那麼我會立即不信耶穌。

於是我開始懇切地禱告。我求神向我顯現。我在期望着有一天神會給我一些很大、很戲劇化的經歷，使我可以確知神的存在。

我在等待期望，神却没有向我「顯現」。

也許是神不大喜歡戲劇化的玩意吧。一天，我在讀聖經，正讀着詩篇八十一篇，是神對以色列人一番出於心血的說話。就是這麼的平平淡淡，我心裏深深地知道這正是神對我說的，我不能

解釋我怎樣知道，也不明白如何知道，我祇知道那就是祂。

祂對我說：「我的民哪，你當聽，我要勸戒你。錫鏗阿，甚願你肯聽從我。在你當中不可有別的神。外邦的神，你也不可下拜。（在你當中別的神，就是追隨世上的「知識」，追求短暫的經歷，你却沒有追隨我。）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曾把你從罪的權勢領上來。你要大大張口，我就給你充滿。無奈我的民不聽我的聲音，錫鏗全不理我……甚願我的民肯聽從我，錫鏗肯行我的道。我便速速治服他的仇敵……我也必拿上好的麥子給你吃，又拿從磐石出的蜂蜜，叫你飽足。」

我恍然醒悟：原來不是神不存在，也不是祂不願親近我，祇是因爲我不肯聽從祂。祂還應許說：「你若大大張口，我就給你充滿。」

我對神說：「神阿！我信。」

接着我的問題、疑惑，都一掃而空了。神若果真是神，祂必然是最偉大的哲學家、是最偉大的心理學家、是最偉大的社會學家、也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。一切的問題，在祂裏必有答案。

我察覺到，在平日的的事上，人都是先看見了，然後才信。但在屬靈的事上，是先信了，然後才看見。許多人視之爲迷信，但在我說來，這不單是親身的經歷，而且我信了之後，確實開始看見疑問的答案，雖然至今我還沒有全部的答案，但我已解決了大部份的問題。況且，這些答案，對我已沒有多大影響了。

我開始看到我在大學裏所聽到的理論，具有很多的漏洞，例如對神的存在與否，雙方也沒有絕對的論證。並且一些對事物的解釋，從來不能作為論證。要創作一個思想系統，用以解釋一些事物，而這系統內的理論全然合乎邏輯，並非難事。我也開始對「惡」的問題，相對的道德觀念、人是否機器等等疑問，有了些解答。

也許最重要的，是我了解到人的學問和理論對認識神本身，幾乎可說是於事無補。神是個靈，所以凡敬拜祂的，必須以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。神是有位格的，祇有親身去體驗才能認識祂。正如某人是我遠方的一位好朋友，我無法向你論證他的存在，但倘若你曾與他交往，你不但知道他的存在，更能認識、了解他，他的存在與否，並不賴於他人的論證。

我從香港來到加拿大，我再度碰到神。我知道祂仍活着，因為祂仍不斷地教導着我。這並不是我成就了甚麼，乃是這都是祂的恩典。願一切榮耀歸給祂。

